

陈刚

从形容词看现代汉语词类系统的主要特征*

提要 跨语言的调查表明,和其他主要词类相比形容词的词类问题最为复杂。现代汉语形容词词类身份尚存较大争议。本文以名、动、形、副为词类研究框架,认为现代汉语的形容词是个柔性程度很高的词类,它与其他主要词类之间存在两种包含关系,即词类包含和功能包含,这些都为解释形容词的句法功能提供新的启示。此外,从名、动、形的重叠能力来看,汉语首先区分的是大名词和状词,而且这两者都具有指称性,因此汉语中体词和谓词的区别并不显得那么重要。

关键词 词类系统 形容词 柔性 句法功能

陈刚: 男, 1975年生, 安徽舒城人, 博士,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研究兴趣为句法语义学、语言类型学, 主要论著有《从“标记颠倒”看韵律和语法的象似关系》等。

电子邮件: kobechen2003@sina.com

通讯地址: 230601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九龙路111号安徽大学外语学院6号信箱

1 汉语形容词的有无问题

和印欧语相比, 汉语形容词的界定要复杂得多, 就连汉语中是否存在形容词这个基本问题都一直有争论。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 汉语有形容词; (二) 汉语中没有形容词; (三) 汉语中的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

大多数人持有第一种观点, 且在众多教科书中有所体现。可是第一种观点在解释为何形容词可以像动词一样直接做谓语并且能带体标记的时候, 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而且汉语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单音形容词可以直接带宾语, 甚至双宾语(张国宪 2006), 例如:

(1) 热一壶开水 高我一个头 红着脸 那个地方我熟

持有第二种观点的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学者。McCawley (1992: 236) 认为: “汉语中可以说根本没有形容词这样一个词类, 甚至连Li和Thompson (1981) 称为‘形容词性的动词’那样的动词次类也没有: 那些各种各样被假定为形容词的东西其实就是动词, 没有什么特殊的词类地位。”

* 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语形容词的词类属性和句法功能研究”(13CYY063) 及“安徽大学校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引进工程”资助。诚挚感谢导师沈家煊先生的指导!

McCawley反对汉语中存在形容词的理由是：那些被称为形容词的词，例如“好”，虽然可以和名词直接结合构成“好人”，但结合的原因是构词上的，是复合词 (compound)，而不是句法上的。McCawley认为当“好人”被程度副词“很”修饰或被副词“不”否定时，“好”就失去了与名词直接结合的能力，例如 (2)，因此“好”这类词不是形容词 (McCawley 1992: 19)。

(2) *一个很好人 *一个不好人

McCawley用能否做定语以及能否被“很”、“不”修饰这两条标准同时测试“好”是否是形容词，这样的做法值得商榷。因为形容词的原型功能是做定语 (Hengeveld 1992a,b; 沈家煊 1997)，如果“好人”这个结构成立，那么“好”这个成分就已经具有成为形容词的潜在可能，然后再用“很”单独测试“好” (例如“很好”)，这样也可以确定“好”的确是形容词。用副词“很”可以将形容词和绝大部分动词区别开来 (朱德熙 1982; 陆俭明 1994)。但是如果将两条标准同时运用到词项测试中，那么英语中的很多形容词也不能算是形容词。英语中虽然可以说下面的句 (3) 和 (4)，但是这里no和not否定的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 (沈家煊 2010a)。

(3) *He is no good man.*

(4) *He is not a good man.*

虽然英语中也可以说“He is not good”，但是这个“not”只能否定光杆形容词。如果当“not”出现在名词短语“a good man”的中间时，“not”的否定用法就不合语法了，“no”也一样，见 (5)：

(5) **He is a not/no good man.*

所以，如果按照McCawley的测试标准，英语中的“good”也不该是形容词，因为“a not/no good man”不合语法。这样的结论肯定不能让人接受。汉语中“一个很好人”、“一个不好人”的不成立不能否认汉语中有形容词，至于它们不能成立的原因，则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并不能归咎于“好”。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汉语中有形容词，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 (赵元任 1968/1979; 朱德熙 1982; Dixon 2004; 沈家煊 2009, 2011)。朱德熙 (1982: 55) 将形容词称为“谓词”，目的在于说明形容词和动词既有功能重合又有一定差异，但总体上是一类的。赵元任 (1968/1979: 293) 有时直接将形容词称为性质动词，并将其当作动词来讨论，不过赵元任仍然承认这两者之间有差别。现代汉语中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这个观点包含了两个意思：首先，形容词具有很强的动性，具有动词的某些语法功能；其次，形容词仍然保留自己的词类特征以区别于其他词类。Dixon (2004: 1) 坚信，任何人类语言中都应该存在着

形容词，判断的方法一定要依靠语言内在的语法标准，形容词总是会和其他词类之间存在着差异，不管有多么细微。Dixon的观点是否极端，这里暂不作评论，但汉语中的确有些语法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形容词范围加以界定，因此本文将采纳第三种观点并展开讨论。

2 汉语形容词的界定

一般的语法文献大都会列举出形容词所具有的一系列功能，例如能被“很”修饰、能做定语、主宾语、状语等。这些功能并不能说清现代汉语形容词和其他主要词类的边界问题，因为其他词类也或多或少具有这些功能。朱德熙 (1985: 5) 曾列出汉语词类和功能的对应关系，见图 (1)。本节接下来的讨论将以图 (1) 为出发点，分别对形容词和其他词类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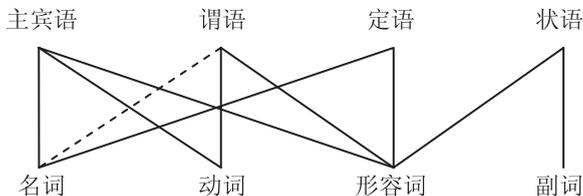


图 (1): 汉语的词类和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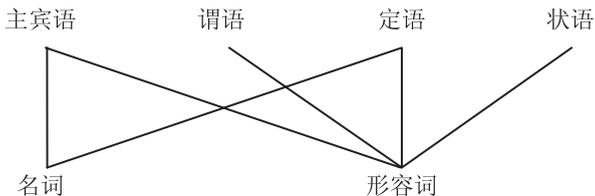
2.1 汉语的形名之分

朱德熙 (1982: 102) 认为名词可以做谓语，例如：

- (6) a. 小王黄头发。
 b. 今天星期三。
 c. 他慢性子。
 d. 这双鞋塑料底儿。

汉语的动词做谓语时几乎都能带宾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分不在于能不能带宾语，而在于带什么种类的宾语 (赵元任 1968/1979: 292, 朱德熙 1982: 58)。而汉语的名词作谓语都不能带宾语，且名词谓语句的能产性也不高。虽然可以说“小王黄头发”，但一般不说“小王黄书包”，所以在汉语中名词做谓语并不那么自由。英语的名词无法直接做谓语，必须借助系词。日语也和英语一样，名词做谓语时必须后附系词“だ”以满足不同的语法需求。相比之下，汉语的名词谓语句确实是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只是汉语中的特殊现象，

并不能否定名词和动词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同样，汉语的形容词也能自由做谓语，能产性很高，所以形容词和名词做谓语也是不对称的。如果将形容词和名词的语法功能进行单独比较可以看出，名词和形容词都可以做主宾语和定语，这两个词类的不同之处就是形容词可以自由做谓语和状语。



图(2): 名词和形容词的功能对应

汉语的形容词做状语是形容词的正常功能之一(赵元任 1968/1979)，见下例。有观点甚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汉语的形容词已经转变为副词了(吴颖，王雪溪 2010)。

(7) 直哭	乱动	高唱	重视
老打架	硬要去	多想想	白担心
迟到了	少吃点	难解决	准答应
快到了	真相信	假生气	穷折腾
全看见了	好说歹说	满不在乎	晚出来一步

如果将例(7)中各语例翻译成英语，汉语的形容词几乎都得翻译成副词或副词性结构。另外，从表面上看汉语中也有部分结构近似名词做状语的用法，例如：

- (8) 面谈 面试 笔试 信访 体罚 网购 声援
 电话联系 母乳喂养 路面执勤 视频采访 流水线生产

针对上述的语例可能会有两种看法：(一)名词可以像副词一样做状语，被修饰的核心成分仍然是动词，所以例(8)是状中结构；(二)名词做定语，那么被修饰的核心成分不再是动词，所以例(8)是定中结构。如果脱离语境看，第一种看法似乎说得通，但是如果将上述语例放入上下文之中就会出现问題，例如：

(9) 多亏母亲为我的**面试**赶做了一身整洁的海军蓝，才得以被一家珠宝行录用。

(10) 对待老百姓的**信访**就这样敷衍了事吗？

(11) 请问，男人和女人没有**电话联系**，**频繁短信联系**是什么意思？

(12) 妈妈们是**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啊？

首先，跨语言的研究表明领属结构的核心应该是名词性成分 (Heine 1997; Luuk 2010)，如果遵循这个语言规律，例 (9)、(10) 中的“面试”和“信访”应该是名词性成分，所以“面试”和“信访”是定中而不是状中结构，“试”和“访”应该是名词。但是，如果将 (9)、(10) 中“面试”和“信访”看作状中结构，自然它们应该具有动词性的核心成分，那么“我的面试”和“老百姓的信访”在做宾语时到底是名词性的还是动词性的？这就产生中心扩展原则和向心理论之间的矛盾，类似的问题早就在“这本书的出版”这样的结构中有所体现。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第一种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例 (11) 和 (12) 中的“电话联系”和“母乳喂养/奶粉喂养”分别做动词“有”和“是”的宾语，沈家煊 (2010a: 394) 曾论证：“‘有’在汉语里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代方言看都是既表示‘物’ (thing) 的存在又表示‘事’ (event) 的存在……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心目中‘事’也是‘物’，抽象的、动态的物而已；汉语里的‘动词’也是‘名词’，抽象的、动态的名词而已。”例如：

(13) 有车 没有车/没车 有没有车
有去 没有去/没去 有没有去

沈家煊还指出，在汉语的判断句中“是”字后面的动词短语跟名词短语具有平行性，例如：

(14) a. 张三是**生的双胞胎**。 我是**投的赞成票**。
b. 张三是**生了双胞胎**。 我是**投了赞成票**。

所以在“妈妈们是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中，“母乳喂养”和“奶粉喂养”都是名词性结构，“母乳”和“奶粉”是定语而不是做状语，因为“喂养”具有名词性。因此做状语并不是汉语名词所具有的主要功能。结合上述分析，汉语的名词没有做状语的功能，因为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

汉语中也有少量名词可以被“很”等程度词修饰，但这只是特殊的修辞现象，例如：

(15) 很宅 很贼 很木 很英伦 很男人 很领导
很娘娘腔 很孩子气 很毛手毛脚 很伶牙俐齿

所以，能否被“很”修饰也是名词和形容词的主要差别之一。

汉语中的形容词既能做定语也能“做状语”，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 形容词的原型功能是做定语 (Hengeveld 1992a,b; 沈家煊 1997)；(二) 汉语的

动词是个柔性词类 (flexible), 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所以我们并不能说形容词修饰动词时, 已经转变为副词。汉语的形容词能直接修饰名词也就能直接修饰动词, 这一点是和汉语的名动关系戚戚相关的。

最后, 由于汉语形容词做谓语的能力强, 说明在语法功能上形容词和动词更为靠近, 同时说明汉语的形容词具有很强的动性。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形容词的原型功能是做定语, 但事实上汉语中名词直接做定语的能力比形容词更强, 朱德熙 (1980: 15) 指出: “在现代汉语里, 最宜于修饰名词的不是形容词, 而是名词。这是汉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Dixon (2004) 曾发现, 在很多语言中名词直接做定语都是十分受限制的, 这种限制是句法层面的。所以汉语名词做定语的能力的确要明显强于其他语言。

2.2 汉语的形动之分

朱德熙在《语法讲义》(1982: 55) 中列举了两条标准用来区别汉语中的形容词和动词: (一) 可以被“很”修饰; (二) 不能带宾语。在他给出的形容词的例词中包括“大”、“胖”等单音形容词, 还包括“干净”、“漂亮”等双音形容词。但是朱先生在讨论述宾结构时, 又列举出“大他两岁”这样的双宾构造 (朱德熙 1982: 120)。此外, 朱先生还将“长了三尺”中的“三尺”看作是准宾语。先不管“长”不算形容词, 就拿朱先生列举出的形容词“胖”而言, 不是同样也可以有“胖了一圈”的说法吗? 所以“不能带宾语”到底能不能算作衡量形容词的标准, 朱先生没有给出统一的看法。

汉语中形容词能带宾语不算是特殊情况, 而且形容词也可以带体标记 (张国宪 2006)。赵元任 (1968/1979: 300-307) 认为, 形容词带宾语仍然是形容词, 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在英语中, 形容词也能有条件地带宾语, 只不过大部分情况下宾语需要前置词的介引, 例如“(be) clear of” (躲开)、“(be) aware of” (知道)、“(be) careful about” (小心) 等, 但在个别情况下形容词也可以直接带宾语, 例如“(be) worth the bargain”。但英语动词和形容词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如何带宾语, 而在于作谓语是否需要系词的帮助, 因为英语的很多动词带宾语时也经常需要借助前置词, 如“look at” (看)、“probe into” (探查, 探索)、“depend on” (依靠) 等。所以能否带宾语并不能算作一条区别动词和形容词的有效标准。

下面图 (3) 显示了汉语中动词和形容词的功能对应。我们在动词和定语功能之间添加了虚线,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动词也可以做定语。

邵敬敏 (1995) 在统计的688个双音动词中, 有47%可以直接做定语。王光全 (1993) 在《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1959) 和《常用字和常用词》(1985) 中收集了1014个动词, 包括双音节动词639个, 其中36%的双音节动词可以直接做定语, 而单音节动词能直接做动词的很少。郭锐 (2002) 调查发现, 31%的动词可以直接做定语, 在能直接做定语的动词中名动词占45%。李晋霞 (2008: 180) 的调查显示, 动词做定语在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中出现的频率都不算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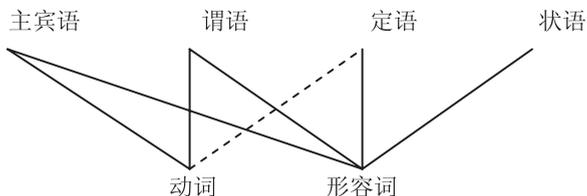


图 (3) : 动词和形容词的功能对应

在汉语中大多表现为“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例如 (16)。由于汉语双音动词做定语较为常见，而单音动词做定语的几率比双音动词低很多，因此我们在图 (3) 中将动词与定语功能之间添加虚线连接。

- (16) 爱惜心理 怀疑态度 协助小组 宣传力度 解决办法 教育对象
 改革力度 发行日期 告别仪式 汇报材料 登记手续 道歉方式
 抽查范围 处罚条例 抄写速度 采购人员 辅导老师 运输工具

双音动词为什么可以比单音动词做定语的频率高？一个主要原因是汉语的单音动词的动性强而名性弱，而双音动词的动性弱而名性强。沈家煊 (2010b) 将前者称为“动强名词”，后者为“动弱名词”。既然后者的名性强，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后者做定语的能力要强于前者了。虽然汉语单音动词的动性强，但仍有不少“单音动词+单音名词”定中组合，例如“摇椅”、“看台”、“跑车”、“按钮”、“挂钩”、“挡板”、“养女”、“炒菜”等，这些组合已经高度词汇化，所以大多已经成为词条被词典收录。与形容词相比，单音动词直接做定语不够自由，部分原因是动词本身的及物性导致受事论元有时不太被动词直接修饰，例如定中结构“买的车”、“掉的钱”不能去掉“的”，否则会被理解为述宾结构。因此汉语中会有一些动词直接做定语的组合存在着歧义，例如“炒菜”、“养女”、“挂钩”、“打手”等，如果这些组合中的名词被重读，就可以被理解为述宾结构。

如果光看做主宾语、谓语、定语的情况，汉语动词和形容词也是基本保持功能对等，能否“做状语”再次成为形容词和动词的最大差别。汉语形容词的原型功能是做定语，且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所以形容词也可以直接修饰动词。至于能否被程度副词修饰，汉语动词中一部分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也可以被“很”修饰，例如“很怕”、“很想念”等，因此动词和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主要差别是能否做状语。最后，在做定语能力上形容词要比动词强，所以形容词又显示出动性弱的一面。

2.3 汉语的形副之分

和名词、动词、形容词相比，汉语的副词是一个大杂烩，需要内部分类 (吕叔湘 1979: 36)，关键是副词中不同的次类在语法功能上并不相同，所以对副词

不加区分的做法并不能很好的说明形容词和副词的关系。Hengeveld (1992a,b) 认为, 能够无标记做状语的是方式副词 (manner adverb), 因为这类副词的语义指向是动词, 是对动作的状态进行描述。不过英语中就有不少副词不符合这种情况, 例如“generally”、“frankly”、“surprisingly”、“also”、“however”等, 它们有的指向说话人, 表现说话人的主观性, 有的指向上下文, 起到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作用, 所以Hengeveld把这类副词排除在方式副词之外。

朱德熙 (1982) 将汉语中的副词分为重叠式副词、范围副词、程度副词、时间副词和否定副词。例如:

重叠式副词: 好好说 快快跑 细细研究 紧紧抓住 早早起来
 范围副词: 大家都游泳 小李也是湖北人 就厂长没走 他只懂英语
 程度副词: 很可靠 挺亲热 非常漂亮 稍微有些慢 尤其听话
 时间副词: 马上就走 刚刚下楼 已经结束 时时惦记着 偶尔联系
 否定副词: 不喝水

这个分类的问题是, 只有重叠副词是从构成方式上讲的, 而其他副词都是从功能上讲的。如果按照Hengeveld的标准, 似乎只有第一类“重叠式副词”最接近方式副词。因为范围副词“都”等是表示它前边词语的范围; 程度副词“很”、“稍微”等主要表示程度上的差别; 时间副词“马上”、“已经”等主要表示和与时间相关的概念; 否定副词“不”是对某种意愿的否定 (朱德熙 1982: 194–200)。而且重叠式副词的语法功能也很丰富 (朱德熙 1982: 194), 其他几类副词的语法功能却显得单一, 只能充当状语, 所以它们也是最纯粹的副词。因此本文将分别讨论形容词和重叠副词以及形容词和纯粹副词之间的功能差异。

2.3.1 形容词和重叠副词

朱德熙的所说的重叠式副词和他之前提出的状态形容词密切相关, 只不过朱先生是将状态形容词重新命名以对应它们修饰动词时所承担的语法功能。重叠词做状语并非汉语独有。在Garó语 (藏缅语系中的一种语言) 中就存在大量通过动词重叠派生而来的副词 (Burlings 2004: 101, 267)。例如:

- (17) a. *jrip-jiang*
 ‘soundlessly, silently’
 b. *ka’sine-ka’sine*
 ‘slowly’

Hengeveld和van Lier (2010: 136) 将这类词归为方式副词, 因为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做状语修饰动词。朱德熙 (1982: 194–195) 曾对重叠式副词做了特

殊说明，“好好”、“快快”等加上“的”以后除了做状语之外，还能做定语、谓语或补语。例如：

- (18) a. 好好的书
b. 这件毛衣好好的，拆它干嘛？
c. 睡得好好的

重叠副词和状态形容词的构成方式是一样的，不只是通过形容词词根进行“AA”式派生，还可以有形容词的其他重叠形式。朱德熙(1980)曾列举的重叠方式还有“ABB”式、“AABB”式以及“A里AB”式等。例如：

- (19) 会场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走动，**静悄悄的**等他再开口。(周立波《暴风骤雨》)
(20) 大水**傻不济济**的说：“共产，共我的地不？我还有五亩地呀！”(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
(21) 福田赳夫带来一群保镖，个个**矮矮胖胖**，全都带着枪。(《读者》第200期)

如果将上面各例中的重叠式“静悄悄”、“傻不济济”、“矮矮胖胖”翻译成英语，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Lakoff 和 Johnson (1980: 127) 曾列举英语中有延长元音的方式来表示形容词的程度义，例如 (22)，他们是为了说明形式的复杂会带来意义的丰富。

- (22) a. *He is very tall.*
b. *He is bi-i-i-i-ig!*

Lakoff和Johnson认为(22b)的“bi-i-i-i-ig”在语义上可以等同于(22a)的“very tall”，可以说，英语中延长元音的做法和汉语中的重叠式具有同样的语义功能——增加摹状性。但(22b)和汉语中的重叠式构词相比，能产性非常低，而且也只能出现在口语中。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将“静悄悄”翻译为“si-i-i-i-lent”或“silent-silent”，只能利用程度副词“very”等词汇方式解决英汉翻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汉语中重叠词的来源不只是形容词的词根，还有大量的重叠词源于名词和动词的词根。蔡淑美、施春宏(2007)发现汉语的名词和动词都有起摹状作用的重叠形式，例如：

(23) 名词的重叠形式

浪浪涛涛 波波浪浪 山山海海 山山岭岭 涕涕泪泪 枪枪炮炮
仇仇恨恨 物物什什 物物件件 缘缘由由 江江湖湖 谷谷糠糠
钉钉绳绳 汪汪洋洋 水渣渣 烟团团 雾浓浓 汗渍渍 血淋淋

(24) 动词的重叠形式

巴巴望望 哭哭唤唤 洗洗整整 腾腾雾雾 剪剪裁裁 闪闪灭灭
 颤巍巍 笑吟吟 荡激激 气愤愤 潺哗哗

华玉明 (2008) 也有同样的观察 :

(25) 名词重叠

- a. 眼睛瞪得**虎虎**de
- b. 河面上漂浮着**丝丝**霞光
- c. **山山水水**de画个不停
- d. 打扮得**妖妖精精**de

(26) 动词重叠

- a. **飘飘**白雪飞扬在空中
- b. 母亲抬起手臂**抖抖**de指着干粮筐
- c. 花儿在风中笑得**摇摇摆摆**
- d. **指指点点**de议论起来

沈家煊 (2011) 发现单音的名、动、形加XX也都变成重叠词, 例如 :

- (27) a. 单音名词+XX : 夜沉沉 眼松松 情切切 月蒙蒙
- b. 单音动词+XX : 叹连连 呼嘯嘯 死虎虎 笑眯眯

石镔 (2010) 也发现名词和动词之后重叠的X本身也可以是名、动、形三类, 例如 :

- (28) a. X为名 : 冷冰冰 甜蜜蜜 黑漆漆 白雪雪
- b. X为动 : 圆滚滚 香喷喷 动飘飘 直挺挺
- c. X为形 : 红彤彤 白茫茫 笑盈盈 病恹恹

除了名词和动词, 汉语的副词也可以重叠 (张谊生 2000) :

- (29) 我想到了我们中国的整个版图, 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一定要它**真真正正**地完整无缺。(秦牧《土地》)
- (30) 窗口上放了只脱彩掉釉冲口缺瓷、却又**实实在在**出自雍正官窑的斗彩瓶。(邓友梅《烟壶》)
- (31) 琦尔维丝不是王公贵族家庭出身的千金小姐, 她的父母都是**最最平常最最**普通的法兰西公民。(张廷竹《支那河》)
- (32) 周长胜的特点是一板一眼, **顶顶**认真, 一定要请示清楚。(王蒙《王蒙短篇小说选》)

在这些名词和动词来源的重叠词当中，有不少可以修饰动词做状语，例如“山山水水de画个不停”，“抖抖de指着干粮筐”，“指指点点de议论起来”。此外，我们还补充如下名词和动词重叠做状语的例子。

名词重叠式做状语：

- (33) 渐渐的我在自己的行为中得到了感悟：**木木**的看着，看着那些“没用”的枝叶剪掉，这样我才更好看……（新浪博客）
- (34) 北京电视台的专题片《今晚我们相识》刚一问世，她就扛着摄像机**风风火火**赶赴现场。（1994年报刊精选）

动词重叠式做状语：

- (35) 在那儿扯下丝绒窗帘，把它们当作毛巾擦干身子，又**打打闹闹**地砸碎了一面水晶玻璃镜子，然后大家一下子爬到床上……（范晔译《百年孤独》）
- (36) 刘小青戴着黑纱来到学校时，所有的同学都**叫叫嚷嚷**地躲着他。（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 (37) 他摆手把通信员小铁叫过来，在他耳根下咕啾了两句，小铁**蹦蹦跳跳**地奔向了魏强的阵地。（冯志《敌后武工队》）

因此，汉语重叠副词的来源丰富，就像Garo语一样，是一个开放的词类，但是汉语重叠副词的语法功能却比Garo语中的方式副词更多样化。

重叠是汉语中最重要的形态手段之一，即使不考虑语法功能，光从形态来看，重叠与非重叠的差别非常明显，所以就很容易将形容词和重叠副词区分开来。汉语的重叠副词的来源已经远远超出状态形容词的范围，几乎具有所有的主要语法功能，甚至可以做主宾语，见例（38）-（41）。这说明重叠词也具有自指的能力，指代所描述的状态本身。

重叠词做主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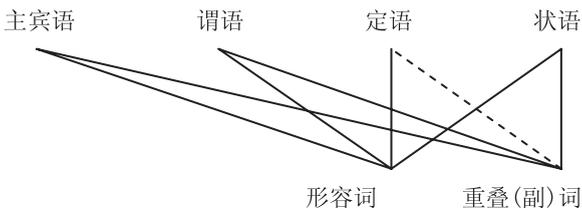
- (38) 他这一**蹦蹦跳跳**，使他想起跳舞来。他望着女儿圆圆的快乐的小脸……（张丽娜译《战争与和平》）
- (39) 她的**慌里慌张**，她的心惊胆战，她那哆哆嗦嗦的嘴唇，还有她那瞬间就松懈下垂的腮帮子昭示着她精神就要崩溃……（铁凝《大浴女》）

重叠词做宾语：

- (40) 直到今天，她的性格也有点**大大咧咧**。《武林外传》里她认为最适合演的角色是郭芙蓉……（百度百科：《武林外传》人物档案）

(41) 在这些日子里，他才知道他写的诗没有烧掉。“我不想慌里慌张，”乌苏娜解释说。（范晔译《百年孤独》）

由此可见，汉语中能做副词的重叠词几乎和形容词具有同样的语法功能，见图(4)。因为重叠词在做定语时几乎都需要借助标记“de”，^①所以形容词和重叠词在语法功能上的主要差别就在于是否能够直接做定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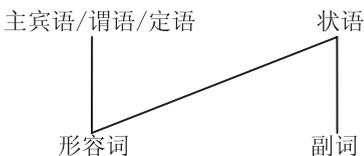


图(4)：形容词和重叠副词的功能对应

鉴于朱德熙提出的重叠副词（实际就是重叠词）具有功能多样性，而且和形容词在形态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重叠副词”的叫法也显得并不合适，如果将其称为“摹状词”能够更好地体现这类词的类词特征。

2.3.2 形容词和纯粹副词

纯粹副词（以下称为副词）就是前文提到的范围副词、程度副词、时间副词和否定副词。汉语中的纯粹副词只能做状语，所以它们和形容词的差别明显。事实上，汉语形容词和副词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功能对应关系，见图(5)。



图(5)：形容词和副词之间的扭曲关系

形容词和副词之间的这种关系说明以下几点：首先，形容词既能做状语也能做定语，这同样说明汉语中的动词和名词具有同样的词类性质。我们这样说的原因是，形容词在做状语时并没有发生转类，因为汉语的形容词可以修饰动

^① 本文在论述中一般不区分表示定语的“的”和表示状语的“地”，而统一用“de”代替。因为汉语中的这种区分刻意造成汉语的名动分立，这样做并不符合汉语词类的实际情况。

词是个普遍现象(赵元任 1968/1979; 吕叔湘 1979)。其次,汉语中存在独立的副词词类。这一点可以说明汉语的动词虽然也是名词,但不是所有的名词都是动词,因为名词几乎不能被副词修饰。虽然在某些名词谓语句中,也出现副词修饰名词的情况,例如:

(42) 他都三年级了 小王已经科长了 明天就周末了 马上九点了

由于汉语的名词谓语句一般都不能带宾语,所以这类句式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的。汉语副词的作用是在名词这个大类中修饰其中具有动性的一部分成员,也就是沈家煊(2010b)所说的动名词,其中包括动强名词(单音动词)和动弱名词(双音动词)。

3 汉语的“词类——功能”关系

在现代汉语中,形容词和副词(不包括重叠副词)的功能重合最少,差别也最为明显。形容词与名词和动词功能重合多,这三类词几乎都能做主宾语、谓语和定语。而形容词和名、动这两类词的主要差别都集中在能否做状语上。汉语形容词能做状语能够传递两个重要信息:首先,汉语的形容词是个柔性极强的词类,可以承担所有主要的语法功能(能做主宾语、谓语、定语和状语)。更重要的是,形容词既能修饰名词也能修饰动词,这能间接说明汉语的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

汉语的词类包含模式有两种:一种是词类身份包含,即一个词类是另外一个词类的次类,但它们的语法功能仍有区别;另一种是词类功能包含,即一个词类的语法功能包含了另一个词类的语法功能,但它们是分立的两个类。包含模式的确定不但要考虑词类的语法功能,还要充分考虑各词类成员的数量问题。从逻辑上来看,词类包含要将成员少的词类归入成员多的词类。尹斌庸(1986: 428-436)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统计调查,现代汉语的词汇中名词占56%,动词占28%,形容词占8%,副词占0.59%。

先看词类身份包含模式。汉语的名词和动词就属于这种包含模式。汉语中动词的语法功能要多于名词,但是动词的成員的数量要少于名词,只能将动词归于名词的次类。所以汉语中的动词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动词是名词的次类,动词也因此成为一个柔性词类。这一点沈家煊(2007, 2009)已经予以充分的论证。图(6)可以显示汉语中名词和动词的“词类——功能”关系。

根据之前的相关讨论,汉语中的名词和形容词、动词和形容词的之间关系也是这种词类包含的模式。形容词和名词都具有做主宾语和定语的功能,而形容词还可以另外做谓语和状语,见图(7)。

再看形容词和动词的关系。形容词和动词都可以做主宾语和谓语,双音节动词做定语较为常见,但是单音节动词做定语的能力弱。相比之下,形容词做定语很自由,而且还可以另外做状语,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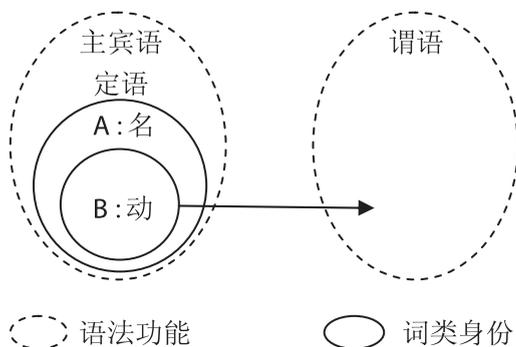


图 (6) : 汉语名词和动词的词类身份包含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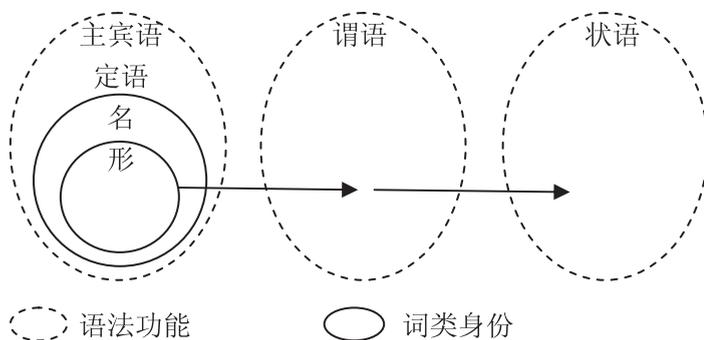


图 (7) : 汉语名词和形容词的词类身份包含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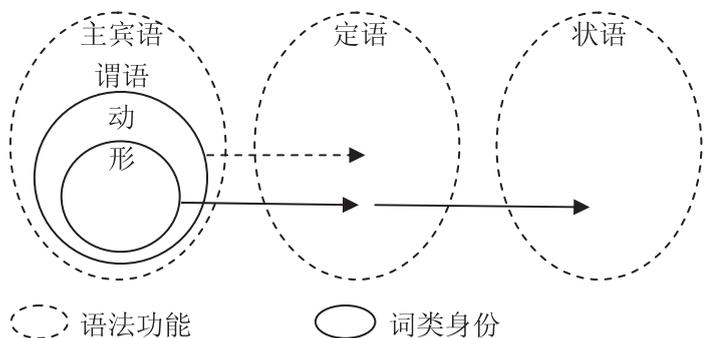


图 (8) : 汉语动词和形容词的词类身份包含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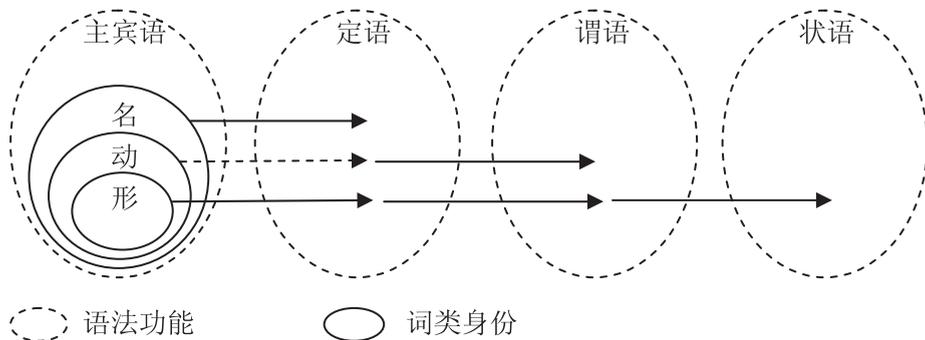


图 (9) : 汉语动词和形容词的词类身份包含模式

如果我们将汉语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词类——功能”对应关系进行统一描述，可以得到图 (9)。

可以看出，汉语名、动、形之间存在着三个“词类——功能”的不对称：名动不对称、动形不对称、名形不对称。这些不对称使得汉语的动词和形容词成为柔性词类 (flexible)。汉语的动词除了作谓语，还可以具有名词的语法功能，因此动词可以被标注为 F_{NV} ；形容词也因此可以被标注为 F_{NVA} 。所以，汉语名、动、形的词类柔性程度等级为：形 > 动 > 名。鉴于汉语词类的这种多重包含模式，沈家煊 (2011) 指出，汉语拥有一个大名词类 (super-noun)，这种情况并非汉语所独有，伊朗语也具有类似的词类系统 (Larson 2009)。

汉语中还有一种是词类包含模式为：词类功能包含，即一个词类的语法功能包含了另一个词类的语法功能。汉语的形容词和副词就是这种情况，见图 (10)。这里的副词仅指汉语中纯粹的副词，不包括朱德熙所说的重叠副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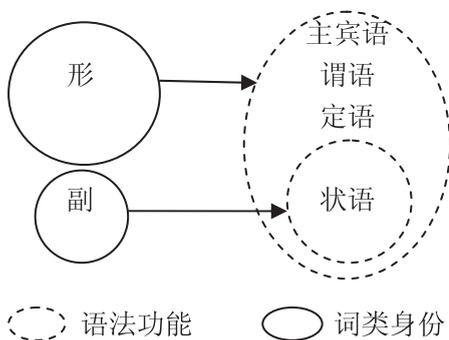


图 (10) : 汉语形容词和副词的词类功能包含模式

从词类身份来看，汉语的副词不是形容词的次类，因为副词只能做状语，但不具备做主宾语、谓语和定语的功能。汉语的副词是独立的词类。汉语的形容词是具备所有主要语法功能的柔性词，所以形容词和副词之间的关系是词类分立而功能包含。

现将汉语中的两种词类包含模式的特征总结如下。

词类身份包含模式是：功能有别，而词类包含。例如汉语的名词包含动词，但是动词具有的自由做谓语功能又可以将动词从名词中区别开来。汉语中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就像人(man)和女人(woman)的关系一样(沈家煊2009)。女人是人的一部分，但女人的功能又将其和别的成员区别开来。所以形式上女人是人，但是功能上女人又和别的成员有区别。

词类功能包含模式是：词类分立，而功能包含。例如汉语中的形容词具有所有的主要语法功能，而副词只具备其中一个功能，副词如此专一的功能可以将副词和形容词明显区分开来。这就像电脑和算盘的关系一样，算盘只能计算而不能打字上网，电脑既能打字上网也能计算，所以电脑和算盘是形式上分立，而功能上包含。

如果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词类分立，那么这种语言就具有一种刚性的词类系统，例如英语、日语(Hengeveld *et al.* 2004: 549)。如果一种语言词类不区分，功能也不区分，那么这种语言就具有一个完全柔性的词类系统，这样的语言是否真的存在要打问号，不过Luuk (2010: 360–361) 认为Samoan、Tagalog等属于这种类型。如果将刚性和柔性看作一个连续统的两极，很明显，汉语词类系统中柔性的因素要远远多于刚性的因素。

4 汉语形容词的内部划分

朱德熙(1980)将汉语的形容词分为两大类：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但在很多语法文献中，对形容词的判定标准要么不能兼容这两类，要么分别给出两套定义。例如张斌(2008: 305–306)在《新编现代汉语中》(第二版)分别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下了不同的定义：

“形容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能用‘不’否定，能加‘很’表示程度，大多能直接修饰名词，如‘好’、‘远’、‘安定’、‘仔细’，是性质形容词；另一类具有表示程度的构词形式，比如，‘雪白’、‘通红’、‘黄灿灿’、‘古里古怪’，是状态形容词。”

Huang (2006: 343) 提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不管在做定语还是在做谓语时，常显示出互补分布的状况。例如：

- (43) a. 性质形容词做定语
脏水 红桌子 漂亮衣服

b. 状态形容词做定语

- *很脏水 *很红桌子 *很漂亮衣服
*脏兮兮水 *红红桌子 *漂漂亮亮衣服

(44) a. 性质形容词做谓语

*水脏。 *桌子大。 *衣服漂亮。

b. 状态形容词做谓语

- 水很脏。 桌子很红。 衣服很漂亮。
水脏兮兮的。 桌子红红的。 衣服漂漂亮亮的。

Huang认为，做定语时性质形容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而状态形容词则不可以，除非在状态形容词之后加“的”，例如“很脏的水”、“脏兮兮的水”。这一点一般会有人反对。在谈到做谓语时，Huang又认为性质形容词不够自由，所以 (44a) 不能接受。事实上，光杆性质形容词作谓语所受的限制是语用上的，而不是语法上的，因为只要补充一定的语境，句子同样成立，例如将“水脏”变为“水脏，不能喝！”就可以接受。而且在汉语中即使是光杆动词做谓语也受限制，例如要把“他走”和“我睡觉”变为“他走了/他走我也走”和“我睡觉了/我马上睡觉”才更容易接受，但从来不会有人说汉语的动词做谓语会受限制。朱德熙 (1980) 也曾说性质形容词做谓语会受限制，除非它们出现在对举结构或具有类似功能的结构中。例如：

(45) a. 桌子大，房间小。

- b. 桌子大，够坐10个人。

但是在有系词的形容词谓语中，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都没有限制，例如：

(46) a. 这张纸是白的。

- b. 这张纸是雪白的。

朱德熙 (1980: 28) 推测 (46a) 和 (46b) 是两种完全性质不同的句子。“这张纸是白的”中的“白的”是体词性的，而“这张纸是雪白的”中的“雪白的”是形容词性的。朱先生的这种判断似乎值得商榷。所谓体词性的，就是指能够用来做主宾语，例如：

(47) a. 我要那张白的（纸）。

- b. 白的（蜡烛）来一打，红的（蜡烛）来一打。

而事实上，带“的”的状态形容词也可以具有体词性。例如：

(48) a. 乌龟的手有白白的是怎么回事（百度知道）

- b. 冰凉的的是你的温度（宅一只猫《冰凉的是你的温度》）

之所以朱德熙会将系词结构中的“白的”和“雪白的”看作两种性质不同的成分是因为他觉得“白的”有分类作用，而“雪白的”不具备这种功能，只是对主语的状况和情态进行说明（朱德熙 1980: 28），所以“雪白的”是形容词性的。我们的解释是：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在颜色这个认知域中对事物进行分类，当人们说“纸是白的”时，是相对于其他基色（如：黄、红）。但是如果需要，人们也会在“白”色这个认知域的内部对事物进行进一步的分类（比如画家绘画时会区分不同程度的“白”）。所以，不管是“白”还是“雪白”都同时具有分类或描写的作用。同样，“白的”和“雪白的”也都具有体词性，可以做主宾语。

由于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这两类词之间存在着“派生”关系，使得传统语法经常将它们相提并论。性质形容词可以通过加程度词“很”、加词头（雪白，通红，冰凉）或者重叠成为状态形容词。沈家煊（2011: 8）提出，应该重新考虑汉语形容词的划分方式，“过去我们习惯按朱德熙（1956）的做法主要拿能不能加‘很’和重叠的方式这两条标准，将‘寒冷、苍白’跟‘冷、白’合在一起算性质形容词（属性词），对立于状态形容词‘冰冷、煞白’。现在看到这两条标准并不十分可靠也不那么重要，可靠的标准是单音和双音的区分（非此即彼），重要的标准是单双音节在不同结构类型中的组配。”

沈家煊指出，一般所说的双音“性质形容词”（如“伟大”、“奇怪”、“豪华”、“敞亮”、“糊涂”等）本来是具有摹状性的状词（depictive），只是因为使用频繁而使得摹状性减弱，所以它们已经或正在向属性词漂移。它们中有的已经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直接做定语（如“豪华间”、“聪敏人”、“糊涂虫”、“安稳觉”），在音节数上形成[2+1]的定中结构。同时，正因为它们摹状性减弱，所以要通过加“很”和重叠等叠添手段来重新增强摹状性。通过叠添音节来恢复摹状性，这样的变化在不断地进行之中。尽管有些双音形容词在向属性词漂移，但是它们仍然带有状词的本性。此外，朱德熙（1956）曾说单音形容词直接做定语受限制，这主要也是语用问题，在语法上并不怎么受限制。因此，现代汉语中曾经的状态形容词应该被归为“摹状词”，简称为“状词”，单音性质形容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形容词。

“状词”这个名称表明了该类词的语义内涵。从语法功能角度看，状词可以做主宾语、定语、谓语、状语，但是这类词做定语时一般都需要带标记“de”，除非已经向性质形容词漂移。例如：

- (49) a. ……还有几个正在绣花。屋当间坐着级任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矮矮胖胖的女人。（老舍《鼓书艺人》）
- b. ……青色头巾，衬着她那白晰晰的长脸，一对乌溜溜带几分恐惧的大眼珠儿，死盯着马脑袋。（李英儒《还我河山》）
- c. 在暗沉沉的夜里，街道黑咕隆咚，夜气如凉水。（陈残云《山谷风烟》）
- d. 他耷拉着圆球脑袋，矮墩墩的身子一软，往地下一蹲，眼里发潮，只想要哭……（康濯《公社的秧苗》）

- e. 最后他们态度缓和了下来。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最终证明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虽然约翰不在场……（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

当状词做谓语时，如果是“AA”式重叠，可能出于韵律的需要而带“de”，见下列：

- (50) a. 中毒学生从学前班直至六年级的都有。他们脸蛋**红红的**，呼吸略显急促，大睁着眼睛。（新华社2004年新闻稿）
 b. 站务司事**胖胖的**，胖得眼睛挤成一条细缝。（吴伯萧《夜发灵宝站》）
 c. 酒酣耳热之际，二姨就爱开个玩笑“升平样子**傻傻的**，块头不小。嘴上上慢，心里可不慢。（小楂《客中客》）

而其他类型的状词做谓语时，可以带“de”也可以不带，比较（51）–（53）中的a句和b句。

- (51) a. 这村的西南上，鬼子已经回城了，怎么会从东南上来呢？就问：“你**慌里慌张**，看清了没有啊？”（李晓明《平原枪声》）
 b. “我的老爷，别这么**慌里慌张的**！”说着，他走到我船后的甲板上，把一个鼻孔对着土耳其的舰队。（毕尔格《吹牛男爵历险记》）
- (52) a. 柳若松的身子抖了一抖，背上**冷飕飕**，汗毛都竖了起来，秋月也笑了，笑得却不像秋夜的明月。（古龙《圆月弯刀》）
 b. 最终归结到怀念保护、扶持这一切的周总理。他觉得脸上**冷飕飕的**，两颊已经湿润了。（邓友梅《话说陶然亭》）
- (53) a. 特务头子由于自己的身份不能随便与人去玩，唐生明的地位和为人**大大咧咧**，正符合作为他们的朋友，所以唐在这两人中间都得到信任。（沈醉《“花花公子”的晚节》）
 b. 他看上去人高马大，**大大咧咧的**，其实性情极为阴暗而偏狭。（张平《十面埋伏》）

状词做状语时，同样可以带“de”也可以不带。比较（54）–（56）中的a句和b句：

- (54) a. 他觉得，半辈子已经**安安定定**过去了，没有排场过吧，也没有受过太大的罪……（徐光耀《故乡明月》）
 b. 这种环境还找的什么医生，能**安安定定地**躺一会，就求之不得了。（徐光耀《齐又昌》）
- (55) a. 他轻声念出7位遇难宇航员的名字，称他们是朋友和英雄，并表示遇难宇航员不会**白白**牺牲。（新华社2004年新闻稿《他们不会被遗忘》）

- b. 只有我们痛定思痛，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明智而勇敢的巩固我们的未来，我们许多死难的同胞才不至于白白地牺牲”。（新华社2004年新闻稿《新加坡纪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

- (56) a.也不动车上一瓶罐头、一块饼干，直到晚上道路疏通后赶到兵站才美美饱餐一顿。（《人民日报》1994年第1季度）
 b. 他希望家里能有点什么吃的东西，要是能和全家人一起美美地吃上一顿，庆祝庆祝开锣，该多么好。（老舍《鼓书艺人》）

状词和单音形容词不但本身可以通过音节就可以区别开来，而且和单音形容词相比，它们做定语时需要带标记“de”，所以做定语并不是这类状词的原型功能。从做谓语和状语来看，状词比较自由，带不带标记“de”皆可。也就是说，它们是可以直接做谓语和状语的。根据Hengeveld (1992a,b)，在一个语言中，如果有一类词的成员和某句法槽位能相捆绑，使得这种语言不太有必要给这个槽位中的语词做出句法或形态上的标记，那么就可以说存在一个专门化的词类。汉语没有专门化的形容词词类，因为专门化强调“专一”和“无标记”，所以汉语的单音形容词不能算是专门化的形容词词类，而只算是一种柔性词类。以形容词为词根的状词也不是专门化的词类，因为它们既可以直接做状语也可以直接做谓语，所以它们也具有谓词性，而且有些状词已经可以出现在带有体标记的结构中了。例如：

- (57) 李玉亭觉得背脊上有些冷飕飕了。被人家无端疑忌，他想来又是害怕，又是不平。（茅盾《子夜》）

- (58) 天已经黑糊糊的了。（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

例(57)中的“有些冷飕飕了”可以说明两个现象：（一）“冷飕飕”可以被具有程度义的量词“（一）些”修饰，因此“冷飕飕”有向性质形容词漂移的倾向；（二）具有谓词性的“冷飕飕”在“有些冷飕飕了”这个结构中也同样具有指称性，试比较：

- (59) a. 李玉亭觉得背脊上有些冷飕飕了。
 b. 李玉亭觉得背脊上有些冒汗了。
 c. 李玉亭觉得背脊上有些冷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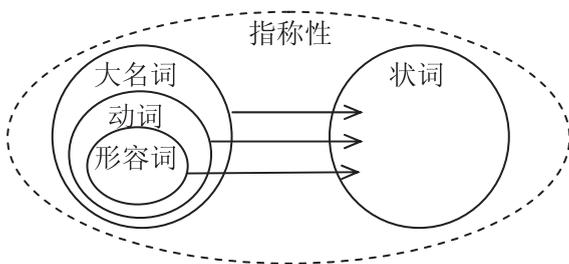
表面上看，在例(59)三句中“有些”的“存在”义按照“c—b—a”顺序逐渐虚化，但是这种虚化存在于认知空间，即从具体事物的存在向抽象感觉的存在逐渐过渡，因此从语法上看这三个“有些”是同一性质的。而且例(59)的a、

b、c具有结构上的平行性，所以说“冷飕飕”、“冒汗”都和“冷汗”一样具有指称性。

结合本文的相关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汉语状词的语法功能也很丰富，因此状词也是柔性词类。而且状词的来源多样，可为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见图(11)。正如沈家煊(2011)所指出的：汉语的词类应该首先区分大名词和状词。我们的论证的确充分指向这个事实。同时，不管是大名词还是状词，它们都具有指称性，都能做主语。从这个角度来看，体词和谓词的区分在汉语中并不显得那么重要。

5 结语

汉语的词类和功能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语法功能比较多样化。在词类和功能上，形容词和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形容词和副词都分别呈现扭曲的关系。汉语的形容词既能直接修饰名词也能直接修饰动词，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所以形容词和动词都是柔性词类，前者比后者的柔性程度高。形容词能修饰动词不是因为形容词在向副词转类，而是因为动词本身就具有名词性。而汉语的副词只能做状语，所以副词是一个专门化的词类。总的来说，汉语中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两种包含关系：词类身份包含和词类功能包含。所以，汉语的词类系统总体上呈现出柔性的特征，汉语中的动词、形容词都是柔性的、未专门化的词类。汉语中的重叠副词和状态形容词本质上是同一个词类，即状词。由于状词的来源可以是汉语中名、动、形，所以汉语的词类中首要区分的是大名词和状词。



图(11): 汉语中的大名词和状词

参考文献

-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 1985, 《常用字和常用词》。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蔡淑美、施春宏, 2007, 阎连科作品中的重叠形式探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页。
- 华玉明, 2008, 《汉语重叠功能的多视角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晋霞, 2008, 《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陆俭明, 1994, 关于词的兼类问题。《中国语文》第1期, 28-34页。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郭锐, 2002,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邵敬敏, 1997, 论汉语语法的语义双向选择性原则。《中国语言学报》第8期, 17-24页。
- 沈家煊, 1997, 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中国语文》第4期, 242-250页。
- 沈家煊, 2007, 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汉藏语学报》第1期, 27-47页。
- 沈家煊, 2009, 我看汉语的词类。《语言科学》第1期, 1-12页。
- 沈家煊, 2010a, 英汉否定词的分合和名动的分合。《中国语文》第5期, 387-399页。
- 沈家煊, 2010b, 《虚实象似——韵律结构和语法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报告。
- 沈家煊, 2011, 从韵律结构看汉语形容词。《汉语学习》第3期, 3-10页。
- 石 镗, 2010, 《汉语形容词重叠形式的历史发展》。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光全, 1993, 动词做定语的几个问题。《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 吴 颖、王雪溪, 2010, 《单音形容词向副词功能转变问题探索》。第十六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
- 张 斌, 2008, 《新编现代汉语语法》。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张国宪, 2006, 《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上海: 学林出版社。
- 尹斌庸, 1986, 汉语词类的定量研究。《中国语文》第6期, 428-436页。
- 赵元任(吕叔湘译), 1968/1979, 《汉语口语语法》。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广处编, 1959, 《普通话三千常用词》,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 朱德熙, 1956,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 83-111, 65页。
- 朱德熙, 198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5, 《语法答问》。北京: 商务印书馆。
- Burling, Robbins. 2004. *The language of the Modhupur Mandi (Garo), vol. 1: Grammar*. New Delhi/Morganville: Bibliophile South Asia/Promilla & Co.
- Dixon, R. M. W. 2004. Adjective classes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Dixon, R. M. W.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9.
- Heine, B.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gramma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engeveld, Kees. 1992a. Non-verbal predictability. In: M. Kefer and J. van der Auwera (eds.). *Meaning and grammar: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77-94.
- Hengeveld, Kees. 1992b. Parts of Speech. In: M. Fortescue, P. Harder & L. Kristoffersen (eds.). *Layered structure and reference in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9-55.
- Hengeveld, Kees & Eva van Lier. 2010. The implicational map of parts-of-speech. In: A. Malchukov, M. Cysouw & M. Haspelmath (eds.), *Semantic map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Linguistic Discovery* 7-1: 129-156.

- Hengeveld, Kees, J. Rijkhoff & A. Siewierska. 2004. Parts-of-speech systems and word order.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0-3: 527–570.
- Huang, Shi-Zhe. 2006. Property theory, adjectives, and modifica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5: 343–369.
-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rson, Richard. 2009. Chinese as a reverse ezafe language. 语言学论丛 (第三十九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30–85页。
- Li, C. & S.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uuk, E. 2010. Noun, verbs and flexibles: Implications for typologies of word classes. *Language Sciences* 32: 349–365.
- McCawley, J. 1992. Justifying part of speech assignment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2: 211–246.

